



名人传记丛书

蒋经国
上海
打“虎”记

黄河文艺出版社

6

名人传记丛书

名人传记丛书

蒋经国
上海
打“虎”记

本社 编
黄河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东军
陈杰

蒋经国上海打“虎”记

本社编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经五路16号）

河南省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960毫米32开本6.25印张123千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660册

ISBN7-5400-0129-1 / I·119 定价2.10元

目 录

蒋经国上海打“虎”记	李时新 (1)
河内高朗街的枪声	
——汪精卫遇刺	王福近 (25)
奉系两怪杰	
——张作霖和吴俊升	窦应泰 (53)
汴京风云	
——韩复榘外传	范克明 (78)
说说何应钦	刘 红 (116)
陈诚的死	刘 红 (131)
说说蒋介石的心腹张群	刘 红 (142)
陈布雷之死	王泰栋 (152)
土匪司令的眼泪	
——孙殿英投降日本前后	乔伟林 (172)
马鸿逵小传	祁志彬 (183)

蒋经国上海打“虎”记

李时新

临危授命 太子亲征

1948年酷暑盛夏。

南京，黄埔路蒋介石官邸。

环绕着红墙黄瓦，古色古香的书房，全副武装的总统侍卫官们列成了警戒线，笔直地站立在炽热的烈日下。从他们阴郁的神情可以看出，阴影笼罩在他们每个人的心头。

蝉早躲到了花树繁密的枝头叶下，偶尔发出一两声嘶竭的鸣叫，给一片死寂平添了一股肃杀之气。

书房里，国民党政府的最高决策人正在研讨、决定着“党国”的生死大计。

脸色铁青的蒋介石，时而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时而站起来，双手反剪，假牙咬得格格直响：“娘稀皮，糟透了，糟透了……”

国府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还有全国军队政工总督导官蒋经国，诚惶诚恐垂首侍立一侧，额上冷汗涔涔。

争权夺利闹哄哄的“国民代表大会”终于收场，刚刚登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大总统”宝座的蒋介石，屁股还没坐热，就陷进了内外交困的绝境。

“糟透了，糟透了……”蒋介石的悲呼在翁、王、俞、蒋耳边回响。

军事上是节节失利，蒋介石在《侍天字第七十号密令》中的设想：“三十六年度（1947年）上半年各部队作战目标，应是打通陇海、津浦、同浦、平汉与中东铁路诸线，肃清冀鲁晋陕等地境内股匪。”已经成了泡影，而且，仅在过去一年间，蒋军就被歼达一百五十二万，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收复了失地，雄师已跨过黄河、渭水，深入到长江以北的国统区。最近几天，山东王耀武、东北郑洞国、廖耀湘的十万火急求救文电更象讨告般地飞到蒋介石案头——济南、长春、锦州、沈阳已被解放军围得如同铁桶一般，易帜只是早晚而已。

“糟透了，糟透了……”蒋介石的哀叫在翁、王、俞、蒋心头共鸣。

随着内战的失利，蒋介石的“枪杆子的财政”在加速崩溃。1947年蒋介石政府的内战军费开支高达一百万亿法币，当时有人计算，每二十分三十七秒钟的内战军费支出，等于南京中央大学全体同学四千五百人一月的膳费；而蒋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仅十七万亿法币；于是，八十三万亿以上的财政赤字，照宋子文的话来说，就是“全靠印刷机来弥补”。蒋政府财政部在上海有五家大印刷厂。一分钟印刷一千六百万法币，日夜不停

开工，但仍不够用，还要到英国、美国去印，用飞机运回来马上投入流通。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美联社曾从上海发出专电报道国统区历年物价情况：一百元法币，1937年可买两头牛，38年——一头牛，41年——一头猪，43年——一只鸡，四五年——一条鱼，46年——一个鸡蛋，47年——三分之一盒火柴，48年——三厘五毫三丝大米。人民生活如何？请听某国立大学教授以工资实际购买力为例自述：“胜利（抗战胜利）之后的教授收入，约等于战前的十分之一；如以银元计算，约等于十五元上下，到了1948年，我们的收入只等于银元五六元左右了，这份薪金，比之战前女工，还少了一半。”教授尚且如此，平民百姓们可想而知。加之官吏贪污勒索，奸商投机倒把，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确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窗外，吼声如雷，渐渐由远而近，震得窗玻璃嗦嗦直抖动。南京市各大专院校师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示威游行队伍正高呼口号，浩浩荡荡通过黄埔路——

“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贪到结果，百姓死完；你做你捞，我做我捞，捞到临了，地无寸草……”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正绕室狂飙的蒋介石猛地站住了，好久好久才长叹一声，抱头跌坐在沙发上。这样的示威游行已席卷国统区的十三个省份四十多个城市，他心里清清楚楚：“民为水，君为舟，载舟覆舟，水也。失民心者失天下。”

这样下去将不堪设想。他不甘心，他要背水一战，他更要以防万一，留条后路。这段时间，他想得很多：何以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如何才能起死回生？……一直盘缠在他心头的那个“好主意”已渐渐谋虑成熟，他觉得已到了非付诸实施不可的时机。他避开了军事、经济崩溃的根本原因，仅仅认为只要改革币制，同时严厉打击贪污和投机倒把，就能收回失去的民心，坐稳江山；而且他还想到了传世。

端起茶几上那只精致的景德镇瓷杯，呷了一口白开水，他觉得一股清凉直透丹田肺腑，长长地舒了口气，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噫，翁院长，王部长，金元券印得怎么样了？”

“报告总裁，印得差不多了，只是……”翁、王二位面面相觑，又瞅瞅蒋介石，连忙掏出手帕揩揩额角上渗出的冷汗，乘机把已到口边的话强咽了下去。

蒋介石的笑意僵在了嘴角上，那双眼睛阴沉地盯住了翁、王两人。

“只是……”的下文，蒋介石心里实在是再明白不过了：在国际国内财政收支极不平衡，经济状况无任何好转，政治上无法安定统一，又无十足准备金的情况下改革币制，发行新币，是铤而走险；至于打击贪污和投机倒把，那更是谈何容易？！

在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数次恳谈密商之后，蒋介石下定了决心。今天召见要员，正式宣布他的决策。

“好，现在我宣布！”蒋介石突然站起来，一脸怒气，一字一顿：“一、从8月19日起，发行金元券。

二、限期收兑私人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于9月30日前兑换成金元券，违者严办！三、限期登记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理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和国际开支。成立‘行政院上海区经济管理 督导员办公室，任命俞鸿钧、蒋经国为正副督导员。”

翁、王、俞明知这是蒋的一厢情愿，明知此举前途叵测，也只有唯唯喏喏。

“噫，还有，上海市政府、市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等单位归经国统一指挥，以加强经济管制。万望诸位前辈多多辅佐，同舟共济！”

翁、王、俞不约而同抬眼望向傲形于色的蒋经国，连连点头称是。在这种情况下，跟太子争权想必不会有什么好处。

“诸位，”蒋介石清了清嗓子，声调突然提高了：“党国存亡，在此一举，务必好自为之……”目光灼灼扫过众人，最后停留在蒋经国脸上。

从外貌和形体上看，蒋经国更多的是象他的生母毛氏夫人。他没有父亲的高颧骨、直鼻梁、薄嘴唇和瘦挑精干的身材，却有着母亲的方圆脸盘和敦实的中等身材，他和父亲的相似处在眉眼和神气上。

“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个人甘担一切风险，随时准备牺牲，请总裁放心！”迎着蒋介石的目光，蒋经国跨前一步，挺直了腰身。

蒋介石从来不肯承认他手下的人腐化和低能，此时眼见大势已去，再也不敢掉以轻心，只得派太子亲征。

太子亲征，象征着国民党的政治机器和经济机能一样，到了最后解体的地步。蒋经国此时是踌躇满志，渴望大显身手去扶持倾颓的蒋家王朝，他心目中的“国家”，当然是他父亲的江山。他明白父亲对他还有一个不便明说的企望：凭借尚方宝剑去建立权威，准备袭位接班。

1948年8月20日清晨，蒋经国亲自率领“行政院戡乱建国大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青年会联谊会”等亲信组织的大批的人马，浩浩荡荡抵达上海，杀气腾腾掀起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经济大风暴。

同时，蒋介石还亲自签署《财政经济紧急处分命令》，没按当时的法律程序经过立法院审批，就开始在国统区强制实行。

雷厉风行 铁腕督导

夏季台风，在上海滩的高楼大厦、里弄贫民窟间肆虐穿行。风声混同着高音喇叭中传出的蒋经国那略带宁波乡音的豪言壮语，在空中震荡；各种色彩印刷精美的纸片，从永安公司、国际饭店、海关大楼等高楼无数个窗眼里抛出，混同着被台风卷起的枯枝败叶、灰尘垃圾在空中旋转，飘落。蒋经国刚抵上海，就给上海的商人们下了“哀的美敦书”。广播中传出的，纸片上印刷的，全是蒋经国的演说词：《上海何处去》：“我们相信，为了要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的生活，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能

发横财，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二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如与商人勾结，政府更加倍地惩办！”

蒋经国的豪言壮语确实极富于鼓动性，他说出了国统区人民不敢明言的心里话。

蒋经国双手叉腰站立在外滩中央银行大厦的高层楼房里，从宽大的落地窗里俯视着大上海，俯视着人行如蚁的南京路，俯视着波光潋滟的黄浦江。他特意把“督导员办公处”设置到了这里。

黄浦江蜿蜒东去，一直流进了苍茫深处。“久违了上海，久违了黄浦江……”蒋经国喃喃自语，往事涌上心头。

他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他第一次到上海是1922年3月，他奉父命由浙江奉化溪口家乡，转学到这里读书。来时考入万竹小学四年级，第二年又考入浦东中学。也正在这时，父亲终于结束了在上海交易所做投机生意的生涯，到广州去投奔孙中山先生。然而，父亲爱子心切，几乎每隔十天半月都要来信谆谆教诲：读《孟子》、《论语》。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革命的发源地，早已是新思想、新文化的“台风中心”。宣传共产主义的《响导》、《新青年》；鼓吹新文学的《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正在这里大量传播发行；工人运动正在这里兴起，少年蒋经国发现父亲的教诲与时代的潮流竟是如此截然不同，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去违背父亲的意旨，但却在思考探索。当然，他不可能想得深、

想得透，一举一动都找得到圣贤依据的父亲，在他心目中是“正确”、“高尚”的化身。带着这种矛盾心理，蒋经国投身到了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他和同学们一道走出校门，参加上海工人、学生、商人在租界联合举行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贴标语、撒传单、振臂高呼爱国口号——他没想到，他被学校开除了，罪名“该生行为不轨”。离开上海赴北平前，他特意跑到外滩，面对黄浦江大喊：“上海，我还要回来的……”至于回来做什么，当时他自己也很茫然。

1925年10月，他回到了上海，那是奉父命到苏联孙中山大学留学，轮船从广州出发，途经上海，停留了十几天。一别三年，上海无甚变化，只是黄浦江上的外国旗更多了。轮船驶出吴淞口，蒋经国频频回首，还是那句话：“上海，我还要回来的……”临行，已身为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校长的父亲一再叮咛：“天降大任于斯人，学成速归来……”那一年，他正好十五岁。

呵，此番归来，上海依旧，而蒋经国已今非昔比了。他把眼光从黄浦江上收了回来，坐到了那张坚实的办公桌后面，龙飞凤舞签署了第一道布告全市的命令：

“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例者，商店吊销执照，商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蒋经国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管制物价，规定所有商品，必须停留在8月19日的市价上，即官方所谓的“八·一九防线”。

上海金管局、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稽察处，宪兵及江湾、沪宁路、沪杭路警察分局一齐出动，对全市的市场、库房、水陆空交通场所，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查，审

查账目、查封仓库、勒令金融界、工商界人士带头交兑黄金、外币、外汇。

上海全市几天内成立了十一个“人民服务站”，蒋经国给他们的任务是“接受告密”。那个到台湾后荣升上将、总政战部主任的蒋经国心腹爱将王升，发表《告上海青年书》，更是选拔了一万二千三百三十九名青年，分别组成二十个大队，配合军警行动，喊出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与蒋经国高喊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口号相呼应，成为传诵一时的格言。

第一个被蒋经国铁腕扼杀的是财政部秘书陶启明。陶启明在上海滩上是位有后台，有背景，玩得转的人物。他利用职权泄露经济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牟取巨额暴利，被蒋经国手下侦破，人赃俱在。蒋经国二话不讲，朱笔一挥：枪毙！陶启明立时死于非命。

接着送命的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经济科长张亚尼和稽察处第六大队长戚再玉。罪名：贪污勒索。

因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被处死的有后来的行政院长孙科的经纪人、大富商王春哲。被捕入狱的有巨商大贾六十四人，包括上海的大人物，蒋介石的老朋友、师兄弟杜月笙的三少爷杜维屏。

有位鞋帽公司的老板因标价超过了“八·一九”前的价格，被蒋经国手下查获，当即罚款一千元金元券。这位老板故伎重演，托人拿了份重礼去向蒋经国求情。端坐在办公桌后的蒋经国连屁股都没抬，微微一笑，两手一伸：“好，看你的面子，加罚两千元，拿来！”这

位老板只好乖乖遵命，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他已亲眼看到几个同行因与蒋经国手下顶撞，当即都被拉出铺店，拖到街中间当众枪毙。

在蒋经国的铁腕紧扼下，搞囤积的大户，玩套汇的老手，摔跤的摔跤，坐牢的坐牢，市面上的物资供应均受严厉的检查登记，终于把物价勉强守在了“八·一九”阵脚。这在当时“有条（金条）有理，无法（法币）无天”的上海，可以说是空前的奇迹。蒋经国的权威迅速建立起来了，外国记者把他形容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中国人则称他为“雍正皇帝”。

市民们被花言巧语和表面现象所蒙蔽，更慑于赫赫威势，怕遭横祸，不得不把仅有的一点黄金、外币，折合三百万元法币兑换一元金元券，在限期一个月里，银行门前是人流如潮，争先恐后，仅上海中央银行就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共值美元三亿七千三百万元。

“噫，经国，干得好！再接再厉！万事开头难，勇者不难，智者不难，就照这样干下去……”在蒋经国开始行动的最近几天，蒋介石是身在南京，心在上海，全神贯注看蒋经国的一举一动，几乎每晚都从南京跟蒋经国通话。

财政部长王云五认为胜利在握，沉不住气了，在出席立法院的质询会时，竟沾沾自喜，大言不惭：“今后币制稳定，物价自可稳定，预算即可平衡。”

于是，一个月的收兑期告满，蒋介石宣布再延期一个月，原来规定金币券发行不得超过二十亿元，蒋介石一下就把它提高了十倍，达二百亿元。

“万事开头难，勇者不难，智者不难……”蒋经国站在督导员办公室里俯视着大上海，俯视着行人如蚁的南京路，俯视着黄浦江，体会玩味着父亲的赞许，因劳累过度，睡眠不足而显得有些倦意的脸上不由自主呈现出一丝得意而自负的微笑。

蒋介石高兴得太早了，蒋经国笑得也太早了。

其实，遵命出兑黄金、白银、外币的都是一些小民，遭受打击最重的是民族工商业，他们忍痛把储金兑换掉了，把现存无法藏匿的商品出售尽了，却无力进行再生产，摆在他们面前只有一条路：破产倒闭。而真正操纵经济形势的豪门权贵却依旧囤积居奇，甚至“唆使收买一些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分头抢购日用必需品”再囤积起来，拿到黑市高价出售。蒋经国坐镇上海月余，上海物价虽然稳定，却渐渐货架脱空，有市无货。连最为著名的上海西餐业，都因无法买到肉类和蔬菜，而不得不改卖面包、炒饭。各类物资的黑市价格如同脱缰野马，抢购风潮迅速蔓延。情形到底如何，请看蒋经国日记：

“10月4日。自星期六开始，市场已起波动，抢购之风益盛。……目前抢购之对象，为纱布呢绒等物，恐怕将来要以米为对象了，这是非常严重的现象，所以一夜未安眠……”

“10月5日。人心动摇，抢购之风仍旧继续发展，这是非常值得忧虑的。”

“10月6日。……米的来源空前来得少，而市民向米店买米量则较往日增加一倍，这是个严重的问题，真

是日夜所不能安心者。……”

上海市民们醒悟了，发觉上当了，人们开始为抛出让用黄金、白银、外币兑换来的金元券而买不到物资而苦恼、怨恨、愤怒，抢购狂潮很快波及全市及附近城镇。抢购范围发展到无所不包，连寿衣、棺材都成了抢购对象。金元券实际购买力日见下跌，中央银行门前排队兑金元券的情形一去不复返了，中央银行每天仅能收兑到五、六钱黄金和百多块美钞。

面对困境，蒋经国亲自组织了五千六百个骨干，撒向全市各行各业实施物资总检查。他亲自训话：“如发现有隐匿未登记者，一律查封；如有自行移动者，报督导处核准严办！”他有他的如意算盘：彻底掌握物资情况，既可防奸商兴风作浪，又可强制投放市场，调整供应，收买民心，稳定民心。

一队队人马被派往各个餐馆、菜馆，勒令老板倾出全部库存供应，而食客们一人只准买一个菜，办一桌酒席最多不能超过八个菜。警察和经检队员在顾客座位间虎视眈眈，穿梭行走，一见超限便重重罚款。广西路有家著名的“蜀腴”川味馆，一天营业下来，一结算，发现被罚的款竟超过了当天的全部收入，弄得老板团团转，口口声声要“关门大吉”。然而，只要有库存，老板要关门就是违法，轻则出了店门进牢门，重则吃“花生米”（枪毙）。蒋经国美其名曰：“开源节流”。

从棺材里查出大米，床下抄出火腿，厕所里搜出罐头的更是层出不穷。

尽管如此，上海的整个空气仍在继续恶化。

夜深了，沿街高大的法国梧桐在淡淡的月光下展开了斑驳的倒影，整条街变得扑朔迷离，黄浦江象幽灵似的在大上海的阴影里晃荡，弯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死死地印在蒋经国的脑海里。蒋经国在倚窗苦思冥想：

“工作不能说不严，不能说不细，却不能奏效……是不是只拍了苍蝇，没打着老虎……”霍然，父亲的一惯教导跳进了他的脑海，一下击碎了黄浦江变成的问号：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他不知道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诗句，他只知道这是父亲用来对付敌人的惯用绝计，而且屡屡成功，功名利禄就是父亲手中的强弓和长箭。现在，他的身份和职权就是他手中的强弓和长箭，问题是谁是“王”，“王”在哪里？

淡月隐入了云层，大上海陷入了更深的黑暗中。

“……仓库非法囤积之货物，除已装配之新型汽车近百辆外，另有汽车零件近百箱，西药两百余箱，英美呢绒五百余箱，各类日用必需品不计其数，价值尚无法估计……”

听完下层的报告蒋经国两眼瞪得溜圆愣住了：“啊哈，这样大的仓库，这么多的囤货，不要说在上海，就是全中国也实属罕见，‘虎’，‘虎’！‘王’，‘王’！好，好！”随即，蒋经国狠劲一拍桌面，“备车，出发！”他很清楚，成败在此一举！

各路军警宪兵大队如临大敌，集结在蒲石路，封锁了各个路口，把一座十三层楼的大仓库围了个水泄不通。蒋经国严令：“严防物资转移，不准奸商逃跑！”